

略论中国古代女作家

苏 者 聪

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是极其复杂的,有象武则天、慈禧太后那样君临天下的人,也有不少养尊处优的人,然而她们中大多数则是过着悲惨的生活。处在社会最低层的劳动妇女固不待言,她们既受着阶级的压迫,同时也受着夫权的压迫;即使是上层社会的妇女,她们虽不受阶级的压迫,但一般仍然要受夫权的压迫,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女子要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权力的支配^①。中国是一个长期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因其对妇女迫害的时间延续得特别长,其灾难显得特别深重,这一苦难历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宣告结束。

本文拟从三方面简述中国古代女作家的命运、品德及其才华。

古代女作家的悲惨命运

妇女问题,从来就是社会问题。原始社会是以母性为中心的,但随着私有制出现,男子成了生产工具的制造者和生活资料的获得者,妇女成了消费者,其地位也因之发生了变化。男子确立了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把以前的家庭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随着畜群及其他新的财富的出现,在家庭里面便发生了革命。”在中国,由于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统治,形成了一整套钳制毒化人们的礼法思想,它对妇女的禁锢尤深。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就是套在妇女脖子上的绞索。儒家的鼻祖孔子早在《论语·阳货》中说过:“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几千年来妇女一直被当作贱人看待,政治上遭受摧残,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文化上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婚姻不能自主,多数人活了一辈子甚至连个名字也没有。

遍观古代女作家,幸运者、善终者极少,而不幸者却比比皆是。如辽代文妃肖氏,自幼聪明,少有才华,善歌诗,工文墨,由于讥刺权贵,惨遭统治者杀害。又如唐代步非烟,是河南功曹武公业之妾,因与邻生赵象相爱慕,互赠诗文,被武活活笞死。封建社会的男子可以三妻四妾,而不容女子有半点越轨行为。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夫多妻制和偶然的通奸,则成为男性的权利……女性大抵被要求严守贞操,要是有了通奸的情事,便残酷地加以处罚。”^②再如宋代严蕊多才多艺,善琴棋书画,能诗词,通古今,被迫为天台营妓,当时台州地方官吏唐仲友很赏识她。朱熹因与唐有私仇,诬唐与严有不正当的关系,以“有伤风化”的罪名把严关进牢里,严刑逼供,差点被害,她始终不屈。此外,统治者还把妇女当作玩物,任意向下属官吏索取。如晋代赵王伦专权时,伦党孙秀指名向石崇索取其爱妾绿珠,为崇所拒。他

们逮捕石崇，逼得绿珠跳楼自杀。又如唐代邕都罗绍威征召韦洵美为从事。罗听说韦的妻子崔素娥美丽，逼韦进献。封建社会的女子无法保障自己的人身权利，男子（即使是小官吏）也受着等级制度的制约，无法保护自己的妻妾。古代还有把妇女当作商品任意买卖的，即使是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也是如此。如明代江夏营妓呼文如，其父唯利是图，将她卖给了商人。她连夜出逃，才幸免落入虎口。可见妇女成了商品，金钱代替了人伦。以上事例说明妇女生杀予夺的权利全操在上层男子之手。妇女除了被杀、被抢、被卖外，还有一种悲惨遭遇就是被出或被弃。这在封建社会是常见的现象。“七出”中的头一条就是无子被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生儿子，男子无罪，过错全在女人。三国魏时刘勋妻王氏结婚二十余年，因无子，被丈夫赶出了门。其实刘勋出妻是他另有新欢，看上了山阳司马氏女，不过以妻无子为借口，达到自己另娶的目的。而被弃的情形则又有种种：色衰被弃，是司空见惯的，如晋代翻风为石崇的爱妾，后因年老色衰被弃，退为房老（旧称婢妾年老色衰者为房老或房长），使主群少。她在《怨诗》中感叹地说：“春华谁不美？卒伤秋落时。突烟还自低，鄙退岂所期。桂芳徒自蠹，失爱在娥眉。坐见芳时歇，憔悴空自知。”故许多女子担忧自己年老被弃，只希望找一个老实可靠的男人过一辈子：“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也有因丈夫攀高门而被弃的，如北魏王肃初为齐秘书丞，与名门大族谢氏结婚。王北归后魏为尚书令，因娶公主，抛弃谢氏。谢为尼，愤慨不平，作诗寄王肃，肃怀恨，凭借自己的权势做“正觉寺”，将其软囚其中。此外，有的男子朝三暮四，见异思迁，因而弃妻的。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是历史上具有反封建意义的一段风流佳话，大富豪卓王孙因此不接济女儿的生活，让他们穷困至当垆卖酒的地步。凭着他们自由结合、共渡患难的情分，也该白头偕老吧！可后来司马相如又有新欢，要娶茂陵女为妾，卓文君因此写了《白头吟》怨诗与之决绝。这不仅是一般妇女的遭际，即使是皇后也逃不脱这一命运。“金屋藏娇”是人所共知的汉武帝与陈皇后青梅竹马时的故事。汉武帝自小喜爱表妹阿娇，曾许以金屋藏之。可曾几何时，陈皇后失宠，被弃于长门宫，过了七八年孤寂悲愁的冷宫生活。这样的例子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

统治者一方面对妇女进行政治压迫，另一方面对她们进行思想毒害。上层妇女从小就接受封建教义的影响，学习《列女传》、《女诫》、《女孝经》、《女论语》、《女范》等经典；下层妇女一生下来就被统治思想熏陶。有的妇女在深受它的毒害后，又积极地宣传统治阶级思想，不自觉地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受害者一变而为害人者。如汉代班昭作《女诫》、唐代陈邕妻郑氏作《女孝经》、宋若莘作《女论语》就是例证。还有的女子生怕显露自己的才华，认为舞文弄墨并非女子分内之事，故将自己的创作销毁。如唐代孟昌期妻孙氏，突然在某天将自己代夫之作焚烧说：“才思非妇人事！”又如元代孙蕙兰，善作五七言近体诗，焚其稿说：“偶适情耳！女子当治织任组紃，以致其孝敬，辞翰非所事也。”^③这便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直接毒害的结果。更有甚者，她们以“三纲”作为生活的准则，不惜残害自己的肉体。南朝梁代卫敬瑜妻王氏十六岁时，丈夫死亡，父母公婆劝她再嫁，她执意不从，割下自己的耳朵放在盘中以明志节。又如明代邓铃，其夫郑坦死后，她亦不肯再嫁，割下双耳以明誓。这显然是受“好女不侍二夫”的贞节观念的毒害。统治阶级用软刀子杀人的血的史实是多么怵目惊心呵！

女作家在文学史上更是受人歧视，没有一席之地。她们的作品或被焚毁，或遭贬斥，并不比她们本人的命运好一些。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涉及的作家作品数以百计，唯独不论女作家及其作品。钟嵘《诗品》提到一百二十多个作家，而论及妇女的只有四位。《昭明文选》六十卷，所录妇女作品只有班昭的《东征赋》和班婕妤的《怨歌行》两篇。《唐人选唐诗》十种，其中七种没有选录妇女的作品。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韦庄的《又玄集》和韦毅的

《才调集》收录了少量妇女的作品，但又把她们放在最后，给予不重要的地位。《全唐诗》九百卷，妇女作品只有十二卷，占百分之一点三四，且把她们列入神仙鬼怪一类。《宋诗钞》中根本没有妇女的作品。《宋诗钞补》也只收朱淑真一家。宋代词人至今为人所知的有一千二百多个，而女词人只约七十位，且大多数只有个别作品传世，很少有完整的集子。《列朝诗集》、《清诗别裁》虽有妇女诗，但也是与僧作放在一起。解放后出版的刘大杰、游国恩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几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文学史》，除了用极少的文字提到蔡琰、李清照、陶贞怀、陈端生、丘心如等几位女作家外，大多数有成就的女作家被摒弃在文学史之外。总之，长期以来，旧社会统治阶级对妇女的歧视，不良的社会偏见，造成了妇女在文学史上几乎是空白的现象。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在新社会也未能得到较大的改变。

古代女作家的高尚情操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妇女是这个民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统治者、大男子主义者怎样摧残、压抑、歧视她们，她们仍能在高压的曲缝中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崇高的品德，以自己的言行批判了“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天下易私而难化者为妇人”等谬见。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许穆夫人是一个很有政治见地、热爱祖国的女子。为了巩固她的国家，她主张联合大国、特别是齐国，帮助卫国抵抗狄人。当时却遭到许国短视苟安的执政者们的激烈反对。但她不顾众议，仍坚持自己的主张，这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代有一位贵族妇女名叫敬姜，她有一篇《论劳逸》的文章，是针对她的儿子文伯劝她不要劳动——缉麻而发的。文中强调劳动的重要，说明全国上下自天子至诸侯，自卿大夫至士庶人，自王后至夫人，以至庶士以下，人人应该劳动，日日应该劳动，没有一人可以例外。只有这样，才能振兴国家，巩固统治。当然，她所说的劳动，并非全指的生产劳动，而是指的忠于等级制度的职守，“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不过，她并没有把劳心、劳力视有高下之分，而一概看作是治国的根本。任何人，即使是上层人物，也不可贪图安逸，放弃劳动。认为“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这一见解，确实不同凡响，颇有远见卓识而富辩证意味，这种观点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西汉淳于缇萦，其父淳于意任在汉文帝时为太仓令，因事下狱，她没有兄弟，上书请作官婢以赎父刑，表现了她勇敢无畏的精神和超出一般男儿的胆量。稍后，汉元帝时的王昭君，美丽正直，在宫中颇不得意。竟宁元年（公元前三十三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求和亲，元帝按图命昭君行（一说是昭君自己请行）。入辞，善应对，举止娴雅，光彩照人。她的行为促进了汉蒙两族人民的团结，至今仍传为美谈。

还有一些妇女在民族危难中表现出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伟大民族气节。如北宋时金兵入侵，钦宗皇后朱后被俘，遣送燕京，番官押行，强令其陪饮，她不堪受辱，以死殉节，年仅20岁。她在《怨歌》中写道：“今日草芥兮，事何可说？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誓速归泉下兮，此愁可绝！”《历朝名媛诗词》评曰：“事何可说，恨何可雪八字，千古为之酸鼻。”对照同时被俘的徽宗、钦宗两个皇帝，他们甘愿过忍辱含垢的俘虏生活，直至惨死于五国城。堂堂的皇帝，竟不如这个弱女子凛然的民族气节！又如宋末的韩希孟，是韩琦的五世孙，襄阳贾尚书子琼的妻子。开庆初年，元兵至岳阳，将她俘虏，她不甘屈辱，投水而死，只有18岁。三日后，得其尸，发现练裙带中有诗：

我质本瑚琏，宗庙供蘋蘩。一朝婴祸难，失身戎马间。宁当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汉上有王猛，江

南无谢安。长号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作者十分愤慨宋王朝没有象谢安那样的爱国将士抵抗侵略、保卫国家。他宁愿牺牲性命，也不愿全身屈节。这种“宁当血刃死，不作衽席完”的精神，正体现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高贵品德。由于妇女受时代的制约，她们反抗斗争的方式不能和男子一样，但她们已达到了条件所允许的光辉顶点。过去往往把亡国罪责归之于妇女，把女人说成“尤物”、“祸水”、“不祥之物”，花蕊夫人徐氏对此十分愤慨，她在《述国亡诗》中写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她以见证人的身份和铁的事实揭示了亡国的罪责全在君臣，有力地批判了女人祸水的传统偏见。

至于女子坚贞专一，至死不渝的道德情操，则更为人所称颂。两千多年前的《诗·邶风·柏舟》中即有“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表现卫寡夫人对爱情的忠贞。汉乐府民歌《上邪》更是表现女子忠于爱情的绝唱。还有的女子为了忠于爱情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明代诗妓齐景云，自与傅春定情后不再接见一客，后傅因事系狱，齐卖首饰至卧褥以糊口。傅远谪，齐欲随行，不许。此后蓬首垢面，闭门读佛书，思念忧郁至死。中国有句俗话：“痴心女子负心汉”，在一褒一贬的对比中显见女子忠于爱情的高尚道德情操。

古代女作家的杰出才华

中国妇女不仅有高尚的品德，而且富有惊人的艺术才华。先秦时的许穆夫人、敬姜，两汉时的班昭、蔡琰，唐代的李冶、薛涛、鱼玄机，宋代的李清照、朱淑真，元代的郑元端、张玉娘，明代的朱静庵、王微，清代的贺双卿、徐灿、王筠都是女才人中的佼佼者。此外，还有大量的史上不出名的作者和无名氏的不少作品，也是悦目动心，艺采照人的。

下面我们分别从作品思想性、艺术性两方面作些简略的概述。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由于古代女作家来自社会的各阶层，故其反映的问题也比较广阔：

有对动乱社会、人民颠沛流离生活的描绘。如汉末蔡琰的《悲愤诗》、宋末陶明淑的《望江南》、徐君宝妻的《满庭芳》、雁峰刘氏的《沁园春》，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当亡国奴的痛苦；流落异域的哀伤；家破村毁的惨痛；死骨遍野的荒寒。而以《悲愤诗》揭露得最为深刻，它是一首长篇古体，全诗共一百零八句，写的都是作者亲身所历所感，发自肺腑，真挚动人。它和同时代的现实主义名篇：曹操的《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相比较，在揭露社会的深刻性上，在人物典型化的深度上，在情节的曲致提炼上，恐怕要算是首屈一指的作品。

有对劳动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对统治者逸乐的谴责。这类题材在生活天地狭窄的妇女创作中数量极少，因而也就显得极为可贵。如清代毛秀惠的《戽水谣》：

绿杨深沉塘水浅，辘轳车声满疆阡。倒挽河流上陇飞，渴乌衔尾回环转。今夏旱久农心劳，西风刮地黄尘高。原田迸裂龟兆坼，引水灌之如沃焦。男妇足茧更流血，鞭牛日夜牛蹄脱。田中黄秧料难活，村村尽呼力已竭。

诗中描写农民日夜紧张抗旱，以致精疲力竭的情景：“男妇足茧更流血，鞭牛日夜牛蹄脱”，这场与大自然的搏斗真是舍生忘命，为了生活，为了交纳繁重的赋税，她们不得不这样干。

统治者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一曲清歌一束绡，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

——宋蒋桃《呈寇公二首》之一

散尽缠头天欲曙，清光犹照五侯家。

——明屠瑶瑟《烛影》

前一首是宋代宰相寇准之妾写的，后一首的作者也是上层妇女。主要表现她们对统治者骄奢淫逸生活的不满，以及对劳动人民受剥削压榨的深切同情。作者身处上层而又遭到歧视深感郁闷，这就使得她们能从熟悉的上层社会生活内部来揭示这种生活的不合理性，鲜明地表现她们的美刺倾向，使诗作闪烁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辉。

有通过咏史来揭露权贵、感叹兴亡的。统治者极力阻挠妇女掌握文化知识，使之永远处于“无才”的愚昧地位。而有的妇女却偏偏博通古今，谙悉历史，并往往咏史、怀古以喻当今。唐刘瑶的《闾阎城怀古》、辽文妃萧氏的《谏谏歌》、《咏史》，明邓铃的《读岳武穆王传》，清倪瑞璣的《阅明史马士英传》，其内容或警戒君主及奸臣荒淫误国；或激励统治者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或讥刺权贵篡权弑君；或批判卖国投降，赞颂民族英雄。……这类作品感情炽烈，情绪昂扬，语言犀利，针对性极强。

有对统治者荒废和摧折贤才的怨恨。统治者不选用贤才，任之投闲置散，他们无可奈何，只有自我欣赏：“庭院春阴护薄寒，山禽飞下玉阑干。胸中锦绣无人识，闲向东风自吐看。”④这既是为怀才不遇的男子抱不平，更是为有才华的女子被社会遗弃而发出的无限幽怨。不仅如此，统治者还常常摧折人才：“伯乐自来无处觅，错将良骥驾盐车”⑤。使女作者特别愤慨的是，女子根本不能进科举，入仕途，以展现自己的抱负和才略：

闺阁沉埋十数年，不能身贵不能仙。读书每羡班超志，把酒长吟李白篇。怀壮气，欲冲天，木兰崇轂事无缘。玉堂金马身无份，好把心情付梦诠。

——清王筠《鹧鸪天》

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

——唐鱼玄机《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

红粉飘零今古事，才人老大千秋恨。问乾坤，心剑情谁磨，挥愁断。

——清王筠《满江红》

重男轻女的社会，埋没了多少妇女的才华。她们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根本无法实现，只有任岁月消磨，才人老大，于是把心中不平的利剑化作诗歌，投向那不平的社会。

还有对自然景物的描绘。有的侧重勾勒自然画面：“最是晚来新月下，万家灯火隔湖明”⑥，诗中月光、湖光、灯光交相辉映，整个夜宙呈现出辽阔明丽的景象，使人感到月夜湖色的美好，而陶醉于其中；有的着意描绘乡野的古朴：“夜深寒漏彻，渔火逐星归”⑦，“凭阑忽听鸣榔响，知有小船来卖鱼”⑧。两幅画面似是前后相续，写出了渔家独具风情的生活特色。江船渔火、叫卖生涯，有如生动的风俗画展现在人们眼前。而另一些写景诗，更多的是表现主观情感，借景抒怀。如薛涛《柳絮》：“二月杨花轻复微，春风摇荡惹人衣。他家本是无情物，一任南飞又北飞。”开端两句描写杨花飘飞的轻盈姿态，沾住过往行人的衣服，似为写景，实是为末两句作铺垫，以喻男子水性杨花，朝三暮四。又如宋代黄淑的《咏竹》：“劲直忠臣节，孤高烈女心。四时同一色，霜雪不能侵。”字面是赞颂竹的劲直孤高，抗暑斗寒的不移不屈精神，实际是喻己忠贞不贰的节操观念。还有的景物诗却含有深刻的哲理性：

世间物性初无定，百炼钢成绕指柔。何似萑蒲织就后，能将九夏变三秋。

——明姚淑人《咏蒲扇》

蒲扇本是生活中不起眼的常物，但作者却借这小小的常物说明经过人们的主观努力，可以使客观事物起性质上的变化，道出了主观能战胜客观的真理。显示了作者以小见大，以浅喻深，以个别展示一般的艺术才能。

上述这些作品在古代妇女创作中数量较少，她们多数是抒写自己切身的生活和思想情绪。我们把这类作品分为思妇、宫女、妓女三个方面。

1. 妇女的思情。封建社会的妇女由于婚姻不能自主，全凭着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故有许多难言之苦：如离乡远嫁之苦，所配非偶之苦，伉俪情笃而又被迫离异之苦。归纳起来不外为两种相思，一种是乡思，一种是情思。前者如乌孙公主、王昭君、宜芬公主的作品。尽管当时汉族统治者与少数民族通婚是出于睦邻友好的考虑，但对女子来说，远离故国家乡，去过塞外荒寒、举目无亲的生活，且极难回到生我养我的国土上，自是感到悲愁。故出现了《悲愁歌》（乌孙公主）、《怨诗》（王昭君）、《虚池驿题屏风》（宜芬公主）等表现思乡的哀怨诗。而后一种则分别表现为征妇、商妇、官妇的怨情。

古代战争频繁，其性质有二：一是正义的反抗侵略的战争，另一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不论是那一种战争，对征妇来说都会造成离别思念的痛苦。而作者又往往受时代的制约，不从理性上去判断战争的是非，而只从感性上去抒写个人的悲苦。早在《诗·卫风·伯兮》中就有所反映，历代不乏其例，略举几首：

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

——唐陈玉兰《寄夫》

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底不归？

——唐葛鸦儿《怀良人》

良人平日逐蕃浑，力战轻行出塞门。从此不归成万古，空留贱妾怨黄昏。

——唐裴羽仙《哭夫二首》之一

征夫戍守边关的凄苦岁月，妻子时时悬念，“寒到君边衣到无？”这是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思苦。征夫长期不归，生产荒芜，征妇难以卒岁，以致“布裙犹是嫁时衣”，这又在思苦的基础上叠上了一层贫苦。而“古时征战几人回？”一旦消息传来，“从此不归成万古”，思妇变成了寡妇，这就更是肝胆碎裂、痛不欲生了。

商妇的命运并不比征妇好，商人为了贪图暴利，长期在外经营，为利忘情，一去不归，造成妻子独守空闺的痛苦。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写的就是一个茶商，为了贪利而抛别妻子，致使其沦落卖唱。自南朝以来，城市繁荣，商业发达，建业、江陵、襄阳、扬州、石城都成了繁华的商业都市。到唐朝，广州、荆州、福建泉州、成都、长安的商业也发达起来，经商的人越来越多，造成了更多商妇的离愁别苦。这类题材在唐代妇女作品中反映较多：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

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

——刘采春《啰唖曲》

闻道瞿塘滟滪堆，青山流水近阳台。知君此去无还日，妾亦随波不复回。

——刘媛《送远》

古代交通不便，音讯难通，生离即是死别，叫商妇如何打发这孤寂的生活？征妇在丈夫阵亡后还可再嫁，找个归宿。而商妇呢？再找一个吧，丈夫又还活着；等着吧，又不知何日才是尽头？只得镇日悬着这颗思念的心，守一辈子活寡，直至生命结束。商妇深知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知君此去无还日，妾亦随波不复回。”所以她们以切身的痛苦经验奉劝世人：“莫作商人妇！”

属于下层人民和一般平民百姓的征妇和商妇固有思夫之苦，且不少官妇亦有同样的遭遇。她们的丈夫为了谋取功名，常常远离家乡，从而引起她们的思念和怨恨。

闻君折得东堂桂，折罢那能不暂归？从来夸有龙泉剑，试割相思得断无？

——唐彭伉妻《寄夫》

染泪修书寄彦章。贪做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就不还乡，铁做心肠，石做心肠。

——宋易袞妻《一剪梅》

自昔良人爱远游，百怀堆积在心头。梦回每为多情惜，李广从来不拜侯。

——明虎关马氏女《秋闺梦戍诗》

在封建社会，对士大夫来说，获取功名，既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也是他们飞黄腾达的重要途径。所以，他们把功名利禄看得高于一切。对妇女来说，丈夫的功名和自己的爱情却常常是矛盾的。丈夫在家，还可能系住爱情；而一旦远走高飞，青云直上，则则往往成了被弃者，失去了爱情，因为丈夫一旦获得功名，或为上属所青睐，招为“乘龙佳婿”；或攀附高门，另结良缘。这种情况，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反映，陈世美不就是这一类的典型吗？而被困于家室的古代妇女，丈夫是她们生活中的唯一依靠，她们宁愿丈夫舍弃功名利禄，也不愿失去爱情：“夫爱封侯妾爱轻”，“李广从来不拜侯”。在各自不同的理想和追求中，其结果则往往是功名的胜利，爱情的失败，女子成了功名富贵的牺牲品。当然也有的妇女甘愿舍弃爱情，忍做禄蠹：“莫怜杨柳色，管取只封侯。”也许她在政治上另有所求吧，但这毕竟是少数。

2. 宫女的怨情。（此略。详见《论唐代宫女诗及宫女命运》一文，《武汉大学学报》1986, 5）

3. 妓女的悲情。由于阶级压迫和财富不均，致使一些妇女为生活所迫，走投无路，沦落为娼。这对她们说来是痛苦，是屈辱。生活对她们是最最无情的。明代铁铉次女道出了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骨肉衰残产业荒，一生何忍去归娼。”但为了生活、生存，她们不得不屈己相从，强颜欢笑，来对付生活中向她们袭来的各式各样可憎可怕的人物。她们被践踏，被侮辱，被损害，还遭到社会特别的冷遇、歧视和鄙弃。明朝正德间某妓正反映了这种遭遇的不幸和对社会的不平，她在《咏骰》诗中写道：“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从遭点污，抛掷到如今。”她们对这种没有人的尊严、出卖肉体的生活，感到厌恶和痛苦。在“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里，生活中没有丈夫，就如同漂泊无定的浮萍没有着落，没有依靠。清代妓女方是仙说：“恨此生，却似海棠开无主。”^⑨所以她们迫切希望能在生活中遇上一个知音，然后从良赎身，去过一夫一妻的生活，了此残生：“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羨荆钗与布裙”^⑩，“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⑪。可是，在那个重男轻女的社会里，在那些朝三暮四、以女人当玩物的男性中，要想遇上一个知音是多么不容易呵！“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⑫“莫怪人疑桃叶渡，从来难得有心郎”^⑬这是她们切身生活的感受，是其痛苦经验的总结。所以每当她们在嫖客中遇上一个称心如意的人，总是那么眷恋，那么深情。在离别之际千叮咛、万嘱咐：“禁林赐宴赏花时，还忆着、西楼否？”^⑭“苟富贵，无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⑮可是，男方呢，慾欲已足，抽身而去，誓言马上变成了空言，烟花女子痴情等待，思念往往成疾，乃至死去。唐朝太原妓不就是因欧阳詹负约而忧郁至死么！即使真遇上了一个知心人，也并不是立即就能跳出火坑，顺心遂意地共同生活。因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与妓女结婚不但为家庭所不容，而且为社会所耻笑，认为有辱祖宗、有污门庭。如呼文如与丘谦之情深意笃，但未能及早成婚，一是丘父不许，二是官职不容。当呼听到丘罢官时欣喜若狂，写下《闻丘生罢官有寄》：“有官亦何喜，罢官亦何悲。一官生罢去，是妾嫁君时。”对于时俗人情，罢官是可悲的；而对于妓女来说，罢官则是喜讯，正是她获得爱情，找到归宿的时候。从这点来说，妓女比其它下层妇女更有着不可明言的内心苦悲。

闺秀之作多婉丽之风，但其中一些作品仍有纵横恣肆的笔力，道劲豪迈的风格。如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天河欲转千帆舞……九万里风鹏正举”，显示出她远大的理想和雄伟的气魄。又如辽懿得皇后《伏虎林应制》：“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词语晓畅明白，意气激越高扬，表现出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又如明朱桂英《题虎丘壁》：“天连翰海三千里，烟锁吴城十万家。”写出长江下游吴城河山壮丽的景象。再如明黄幼藻《登楼望海》：“春水茫茫天不尽，片帆浮动碧空来”，简直可与盛唐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望天门山》：“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诗句相媲美。这些诗宏伟俊逸，气势磅礴，意境壮阔，置之于中国古代豪放派名作中亦并不逊色。但这并非是她们艺术风格的主导面。她们更多的是以婉约纤丽见长，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纤弱的想象。作者对事物的描绘并非按现实本来的面目，而是驰骋其想象，借以求得精神的解脱与慰藉，但其想象较为纤柔细弱，如明代齐景云对傅生的深情就是这样表达的：

一呷春醪万里情，断肠芳草断肠莺。愿得双泪啼为雨，明日留君不出城。

——《赠别傅生》

作者主要表现不忍与傅生离别，以及离别时的深切悲痛。但作者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通过想象、夸张，并把二者联系起来表现的。让眼泪化为春雨，留着傅生不能出城，这固是极天真的想法，但用眼泪留住情人，就极符合女性纤柔的想象特征，更符合命运极悲苦的“难得有心郎”的妓女的心理特征。眼泪如雨水之多，这不但表现作者对傅生的深情，而且突出了离别时的痛苦，从而突出了主题，加强了艺术感染力量。这种手法在另一些作品中亦有表现，如：“安得妾身今似雨，也随风去与郎同”、“安得身轻如燕子，随风容易到君傍”等等。艺术手法的类似，正是由于作者处境相同的缘故。在古代男子的作品中，表现离情别绪与女子不同，常常显示出旷达的胸怀，豪迈的风格：“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眼沾衣巾”^⑧，“男儿何必恋妻子，莫向江村老却人！”^⑨即使是代女子写离别相思之情，也自有不同于女子的特色。如温庭筠《忆江南》：“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林逋的《长相思》：“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周邦彦的《早行》：“更漏将阑，辘轳牵金井。唤起两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绡冷。”这些作品虽是历代之传颂的佳作。但从写离别相思之苦这点而言，比起女作家来，就显得概念抽象，也比较客观，多是在叙述中表现感情，不象女作家抒写自己的情感那样缠绵悱恻，炽烈深沉，发自肺腑，深刻感人。

痴情的错觉。作者在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时，常常对客观景物——风花雪月、鸟兽虫鱼产生错觉，以写“愁”为例，作者把无情之物，写得十分有情。如“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⑩，“不忍圆”三字包含了多少寂寞的苦况和祈求团圆的热望。“忍”字下得既轻又韧，是十分个性化的。又如“似知明日别，不展寸心开”^⑪，芭蕉也好像知道我有离情别绪，因而也愁心不展。因为主人公的愁情太浓烈了，连无情的草木也为之动情。其实这是作者在审美中产生的一种错觉。另一种相反的写法，是说花鸟不体贴人情：“无情最是枝头鸟，不管愁人只管啼”^⑫，枝头鸟不管人们忧愁，只管啼叫，这就更搅得人心烦躁不安，也就更引起人们对主人公的同情。“愁人正恐花相笑，不敢花前拭泪痕”^⑬，女主人公是那样愁情难解，又是那样怕泄漏心机。作品通过诗中女主人公与人化的花的微妙关系的摹写，表现出作者的多情娇羞，以及内心深处相思痛苦而又难以明言的情状。但她对花鸟的憎恶之情则仍是由于审美错觉所致。

独特的比喻。赋比兴是古典诗词中传统的表现手法，而比喻则更是常见的。鲜明生动的比喻，激人联想，耐人咀嚼，可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但要比得新颖、有特色，

则要别出心裁，是颇费艺术匠心的。古代女作家的作品中却不乏这样的优秀之作。如李清照《醉花阴》：“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以黄花比人瘦极为新鲜，显其独创。过去以花比美人的例子很多，如：“美人如花隔云端”^②，“芙蓉如面柳如眉”^③。但以黄花比人瘦，却是前所未有。黄花是美丽的，它似与人的美貌相通，因而给人一种美感享受。而美丽的女子因相思忧愁而消瘦，就容易使读者产生对她的同情，从而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李清照这首词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颂，说明比喻的高超是艺术技巧成熟的标志之一。又如鱼玄机《江陵愁望寄子安》：“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尽时。”以滔滔不绝永无休止的西江水比喻浓烈无尽的相思之情，就把抽象的相思具体化了，变成了可感可触之物。比她出生晚九十多年的南唐李煜，他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差不多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句。北宋欧阳修《踏莎行》：“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也一再为后世文人所称道，然而殊不知我们的女作家早在李煜、欧阳修的一世纪前就已发其滥觞了。

细腻的白描。观察、描绘生活十分细腻，有时抓住生活中一件极不为人注意的小事，用通俗的语言来抒写情思，表现主题，是古代女作家的又一大特点。如明代沈氏女《春日即事》：“金针雕破窗儿纸，引入梅花一线香。蝼蚁也知春色好，倒拖花瓣上东墙。”作者在诗中，没有写春的喧闹，也没有正面写梅花盛开，她只写了蝼蚁这个细小的虫子，倒拖着花瓣爬上东墙这个细小的场景，然而它所带给人的春的信息却是那么强烈、鲜明，仿佛花香扑鼻而来，蚁路沿心而上。“蝼蚁也知春色好”，更何况是人呢？可是深锁闺中的女子要不是用金针雕破窗儿纸，感受到一点香味，她压根儿不知春色已经来临。诗透过蝼蚁自由自在地拖花瓣这件小小的乐事，反衬出深闺女子不能享受春光的愁苦和怨情。这种白描手法，貌似清淡，实则浓烈。这样的诗实在可算作上乘。又如梅花尼《咏梅花》：“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作者充满对生活的热爱，用细致的笔触来表现春暖花开的早春景象，而其明白如话的语言又大大加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这种白描手法在古代妇女作品中随处可见，这也许是因为她们被深锁闺中，不许涉政，无须穷经，所以能保持较多的纯朴，在创作中也就能随意自然，少做作，不雕饰吧；也或许是由于她们大多属于下层，故语言多通俗易懂，用典较少。甚至还有诗似民歌，如呼文如《寄丘生东粤》：“郎马无凭似蛛蛛，也有游丝在路途。依心好似春蚕茧，镇日牵系不出庐”，写来随心，读来顺口，真有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给人一种淡而浓，浅而深的艺术享受。

注释：

- ①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 ②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③ 《元诗选·绿窗遗稿》
- ④ 元郑允端《吐绶鸟》
- ⑤ 明王金氏《夏日送大卿君赴任武冈》
- ⑥ 明范壹贞《烟雨楼图》
- ⑦ 明黄修娟《村居即事》
- ⑧ 元郑允端《水槛》
- ⑨ 《女冠子》
- ⑩ 唐徐月英《叙怀》
- ⑪ 宋严蕊《卜算子》

- ⑫ 唐鱼玄机《赠邻女》
- ⑬ 明呼文如《追丘生于临臬道中》
- ⑭ 宋陈凤仪《一络索》
- ⑮ 宋蜀中妓《市桥柳·送行》
- ⑯ 高适《别韦参军》
- ⑰ 岑参《送费子归武昌》
- ⑱ 宋朱淑真《菩萨蛮·秋》
- ⑲ 明王微《别窗下蕉》
- ⑳ 明孟淑卿《春归》
- ㉑ 明杨玉香《答林景清》
- ㉒ 李白《长相思》
- ㉓ 白居易《长恨歌》